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十三生大破非非陣 眾劍客齊攻逆賊營

話說玄貞子調遣已畢，即命各將駐紮席棚，四面聽候，屆時出兵。到了晚時，外有喚“救命”，即將連珠炮放起，好使敵營中徐鳴皋知道，早作準備。玄貞子又在席棚臺上一個人踏星步斗，將十二個淨瓶內的水傾倒在八卦爐內。又望著八卦爐念了一回，復將八卦爐內的水取出，用楊枝蘸水，向席棚四面各營內灑了一回。這水灑在各營中，所有眾三軍入陣時皆可沾邪氣。此亦仙家之妙法也，不便深求。玄貞子諸事已畢，只等屆時出兵。話分兩頭。且說賊營內徐鴻儒、非幻道人、余七三人，自接了王元帥的戰書，批准二十二日聽候前來破陣之後，徐鴻儒也就預備起來，命余秀英同拿雲、捉月掌管落魂亭，非幻道人專管風、沙、水、石四門，余七專管生、傷、死、亡四門，自己專管開、明、幽、暗四門。每一門撥兵四百、牙將二員把守，並吩咐眾賊將道：“若遇官兵進來，不必與之對敵，只將他望死處領去，便算爾等大功。”眾賊將答應，也就各按方向，前去把守。徐鴻儒分撥已畢，專等官兵前來，要使他全軍覆沒。

徐鳴皋日來得余秀英朝夕調養，也漸漸精神充足起來。這日晚間，聽見官軍營裏連珠炮響，他便知道要來破陣。卻好余秀英進帳有事，他便向余秀英要了一把單刀，以便隨後作為內應，沖殺出去。余秀英又諄屬道：“將軍明日沖殺出去，可先至落魂亭與妾同行，方為穩當，不可自恃驍勇，自多不便。”徐鳴皋答應。余秀英又復出帳去，往落魂亭而來。

看看夜已將半，官軍營裏眾三軍已各造飯，不一會飯已煮熟，合營將士飽餐一頓，漸漸天明。到了辰初三刻十二分，玄貞子一聲令下，命各營拔隊。只聽各營內連珠炮響，隆隆之聲震動山谷；接著又是一片鼓聲，鑿鑿之音遠聞四野。各將士各率各隊，各隨各人前往，真個是兵令森嚴，軍威整肅。但見刀矛映日，鎧甲凝霜；旌旗飛揚，鸞鈴雜遝。

各按各隊，一齊趨趕前行。不一刻，到了敵陣。玄貞子一聲令下，各將士皆隨著督陣仙師，分往向非非陣十二門而去。只見一字排開，將一座非非大陣，周圍四面，盤繞起來。

此時徐鴻儒早已知道，即刻帶領賊將賊兵，分別由各門而出，來引官軍。玄貞子一見，又復出令一聲，命各將士一齊進陣沖殺。各將士一聞令下，又聽中軍戰鼓打得鑿鑿，那敢怠慢，即刻一聲吶喊，一齊沖殺進去。那萬人一聲，幾如山崩地裂一般，而且是個個爭先，人人奮勇，聲稱：“捉妖道！滅叛王！”徐鴻儒、非幻道人、余七三個見官軍一齊沖殺進來，好不歡喜，也不與官軍廝殺，只將各將士領人絕處、死處而去。他以為又如徐鳴皋初次入陣，不知究竟，可以引誘他去。不知今日各將士皆確有把握，雖至陣中、猶然瞭如指掌，那裏能為他所惑？

且說一塵子率領一枝梅，帶了五百精銳從開門殺入，卻好遇見徐鴻儒。只見徐鴻儒身騎四不象，手執寶劍，背後葫蘆。一塵子大聲喝道：“大膽的妖道，往那裏走！看本師的寶劍！”說著一劍向徐鴻儒砍來。徐鴻儒急急仗劍相迎，殺未數合，便虛砍一劍，轉身便走，直向落魂亭而去。只見他未曾走了兩三個灣，忽然不知去向。一塵子也不尋找，只帶著一枝梅及眾兵卒向落魂亭殺去。徐鴻儒隱身黑處，見一塵子向落魂亭去了，心中大喜，隨即復出陣來，卻好遇著飛雲子，一聲喝道：“爾等快來送死！”說著，也不上前去殺，撥轉身仍將飛雲子向落魂亭帶去。飛雲子帶著狄洪道進了生門，一見徐鴻儒迎出，飛雲子即手舞寶劍，直殺過來。狄洪道也舞動雙拐，沖殺進去。正要去戰徐鴻儒，只見徐鴻儒並不與廝殺，反向回頭跑去。飛雲子知道他的詭計，也就奮勇追去。繞轉了兩三個灣兒，又不知徐鴻儒走向何處去了。飛雲子仍不尋找，還直奔落魂亭而來。

徐鴻儒在旁窺看，見飛雲子又向落魂亭去，心中好不歡喜，暗自說道：“合該他等要遭此劫，不然何以個個皆望那裏去呢？人說七子十三生道術高妙，據此看來，實在有名無實。”正自暗道，忽見幽、暗兩門把守的賊將，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氣喘吁吁跪到面前，急急說道：“啟法師：幽、暗兩門已為敵人闖進，我等盡力引他到死路，那知他毫不畏懼，走到黑暗之處，盡變成光明世界，比這裏還要光亮十倍。現在兩個道人、兩員敵將，已將幽、暗兩門破去，把守的兵卒全行被他等殺死。我等還是跑得快，不曾為他等所殺，前來給法師送信，速請示定奪。”徐鴻儒聽了這番話，好不驚駭，暗道：“這幽、暗兩門，非光明鏡斷不能破。據來人所說，有一面小小鏡光，照得光明徹地，這鏡子定是光明鏡無疑。但不知他這光明鏡，從何處得來？天下只有三面，一面現在余秀英處，莫非就是盜得他的麼？”一面暗想，一面急急飛跑過去。

到了幽門，只見凌雲生帶著徐壽在那裏四面沖殺，真個是如入無人之境，而且黑暗之處實在光亮異常。又見凌雲生手中執定一面小鏡，左搖右晃，照得黑暗深處，如同白晝一般。徐鴻儒心中大驚，當即大喝一聲道：“好大膽的惡道，膽敢破本真人的妙法，不要走，看劍！”說著一劍，從凌雲生背後砍來。凌雲生見徐鴻儒背後砍來，也就急急轉身，鼻中吐出一道白氣，將徐鴻儒的寶劍敵住，口中罵道：“好妖道，你死在頭上還不知道！爾可知這光明鏡是誰的？爾尚昏昧不悟，若能悔過自新，速速下騎受縛，本師或可存好生之德，免爾一死。若再執迷，免不得有殺身之苦了。”話猶未完，只見徐鴻儒怒目而視，出口大罵道：“好不知羞恥的惡道，暗盜人家法寶，此是狗盜之行。尚敢耀武揚威，自誇其口！爾若能贏得本師法寶，本法師就饒爾的狗命；若贏不得，偏看你有何本領出我陣門！”凌雲生笑道：“爾休得多言，爾有法寶盡管放出來，以便本師來收你的法寶便了。”

徐鴻儒正要向豹皮囊中去取法寶，忽見一道白光從頂門上落下。徐鴻儒暗道：“不妨。”當即用手一指，那空中的法寶，登時變了一口劍，托住這道白光，又在半空飛舞擊斗起來。徐鴻儒又要去豹皮囊中取寶，卻好自全生領著王能又復殺到。王能手提扑刀，他也不分皂白，只見如旋風般急急向徐鴻儒砍去。此時徐鴻儒手無寸鐵，寶劍又放在空中，如何對敵？只得又將手指向空中一指，喝聲道：“疾！”隨即又變了一口劍。他這纔將空中原有的寶劍收回，與王能對敵。四把劍在空中戰鬥，一把劍與王能的扑刀廝殺。

四個人正殺之間，忽聞西北角上喊聲大起，原來霓裳子率著王鳳姑、孫大娘、鮑三娘沖殺進來，直殺得陣中鬼哭神嚎，所有暗藏的那些鬼使神兵，以及陰魂之氣，見了鮑三娘這產婦，怕他的穢惡之氣，藏的藏，躲的躲，跑的跑，亂亂紛紛，陰陰哭泣。徐鴻儒聽了這一派聲音，知道不妙，當下就向王能虛擊一劍，撥回四不象，直向西北角上喊聲起處殺去。

正走之間，忽見小軍紛紛前來報道：“稟法師：現有一個道姑，率領三個婦人殺入陣中，勢甚凶猛，已踏翻了好些兵卒，所有那些神兵神將，皆各處逃避。那三個婦人、一個道姑，好生利害，萬難抵敵。他等已殺往落魂亭去了。”徐鴻儒一聽，只嚇得心驚膽裂，也就往落魂亭而來。

走未多遠，只見默存子帶領楊小舫往明門殺進，海鷗子帶領包行恭從死門殺入；余七正與海鷗子、默存子、包行恭在那裏相敵，懸住去路。徐鴻儒不能越過，只得也就上前，相助余七殺敵。這死門系各種穢氣所積，即使擺陣的人也不能經受此氣。那知海鷗子有了關穢丹，不但穢氣消除，反而香風扑鼻。徐鴻儒與余七二人心中好生疑惑，暗道：“這香風從何處而來，竟能將穢氣掃除淨盡？”正自驚訝，忽見半空中有五六道白光，直向徐鴻儒、余七飛下。兩個妖道好不驚駭，說聲：“不好！”纔要避讓，只見一道白光，如閃電般向徐鴻儒頂上射到。徐鴻儒趕及逃避，那知那白光直趕過來。不知徐鴻儒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